

客

座

贊

語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

半山

三公知人三則

兩大司馬

達官騎驢

城内外諸水

半山詩句

守心戒行

傷逝五則

盛伯年

象骨

師法

禮制七則

古諸湖

苦節

小人

息土

飛盜

俞道婆

山中白雲

吉甫佳句

服飾

王荊公墓

石城

郡圃老卒

王逢原鍾山詩

掘河得甲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無盡頌古

腰玉四人

公孤

諸寺奇物

八則

仁宗皇帝御筆

御筆藥方

佛面竹投壺

沈氏鴨

趙徐二公

塔影

俚曲

戲劇

酒三則

茶品

魚品

果木移植

紀蟲二則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終

客座贅語

卷九目錄

二

客座贊語卷九

遜園居士輯

鷺洲外史批

半山

王荊公半山寺或以今之永慶寺傍有謝公墩當之  
以公我屋公墩之句咏此夫半山以城中至鍾山政  
得其半故名若永慶寺在宋江寧府城內西北與去  
城至山居半之說不侔且公半山園詩曰今年鍾山  
南隨分作園圃又次吳氏女子詩自注南朝九日臺

在孫陵曲街傍去吾園數百尺據此公居豈在治城後邪今大內東長安門外有河出於銅井井穿城西引外壕水穿宮牆入御溝井傍有半山里里有一墩父老言此是謝公墩而半山里正以舊爲寺址名也友人沈文學秋陽偶過爲余言積疑頓釋爲之大快蓋宋江寧府城止於今大中橋之西大中橋舊名白下自橋至鍾山計銅井傍之半山里正當其半且旣有土人名字其爲荆公居址無疑徒以今都城改拓遂堙沒不顯士大夫以登眺所不及故亦不知其

名猶賴有父老之言在也

兩大司馬

正德辛未王襄敏公以旂應會試揭曉之日五鼓尚未有信時無人走報故也同鄉王公敞官大司馬業先知之當入朝過襄敏公寓因叩門謂襄敏從者曰汝主人已第矣我是先報汝主人後日官當似我後襄敏公竟官至大司馬代曾公銑出鎮三邊王公之言遂爲左券且兩公皆腰玉而王公以是年六月解官歸

三公知人

三則

金都憲公澤名能知人。王襄敏爲諸生時，公卽器重之，贈以已所服金帶，且語之曰：「子異日名位當似我也。」後王公貴果如公言。

顧東橋先生撫楚時，江陵張文忠公居正年甫十二三，有雋才。公大爲賞器，嘗因試對句解，所服金帶贈之。且曰：「子異日何但繫此帶，聊以見予期子意耳？」且出少子峻與結世好。曰：「異日貴，勿相忘。」後文忠公官政府，感先生知，因公在日被讒，特從部議予祭葬。

官峻爲上林苑監事

李遠菴先生官浙時海鹽鄭端簡公曉爲諸生。先生大奇之許爲國士。曰子必舉解元已鄉試果以第一人赴公車謁辭日先生勉之曰此行仍當舉第一若第二人則勿予見也。已端簡公舉第二人歸逡巡不敢見先生。端簡公後官南曹欲贈遺先生憚其方嚴不敢啟口。嘗令夫人手製布履一雙袖以贈先生。逡巡不敢出先生疑而詰公乃曰門生婦自製一布履奉老師耳。先生乃笑而受之。其貞介如此。

達官騎驢

劉清惠公以僉都御史守制家居。出入衰服騎驢。各衙門士大夫有不知而前騶誤訶之者。公性頗下往厲聲色。愧其人而去。前輩居鄉體貌簡易。乃爾不獨居鄉然也。湛甘泉霍渭厓二公爲南部尚書。常同訪鄧訓導德昌於府學中。至則屏騶從角巾野服。同跨蹇出南門外盤桓佛寺中。論學至暮而返。其在今日。則萬萬無舍車而騎者。若大老爲此人。必以失體。訥之矣。

半山詩句

金陵 國朝建都後宋以前遺蹟多不可尋矣宋之居此而賦咏最多且傳者毋如王荊公今檢其集中詩題係金陵地名者計一百三十六首就其詩中有可使百世而後髣髴見當日形勝者如招呂約之職方有曰往時江總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桐臺傾尚餘竹池塘三四月菱蔓芙蕖馥蒲柳亦競時冥冥一川綠如示元度有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圃鑿池構吾廬碧水寒可漱如清亭有曰朝尋東郭來西

路歷游亭又有曰西崦水泠泠公岡有游亭如遊土  
山示蔡天啟有曰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曉誰謂秦  
淮廣正可藏一艤如遊八功德水有曰寒雲靜如癡  
寒日慘如戚解鞍寒山中共坐寒水側如思北山有  
曰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菴迎我青松  
路如謝公墩有曰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井逕亦  
已沒漫然禾黍村如次韵約之有曰魚跳桑柳陰鳥  
落蒲葦側已無谿姑祠何有江令故人耽田里老  
脫尚方馬閒亭捐百金於此掃塵跡我行西州旋稅

駕候顏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一息如酌王濬泉詩  
有曰宋興古刹今長干靈躍臺殿荒擅樂二泉相望  
棄不渫西泉尚索三石槃如東門有曰東門白下亭  
摧甓蔓寒葩淺沙杙素舸一水宛秋鷗翰林謫仙人  
往歲酒姥家調笑此水上能歌楊白花如遊章義寺  
有曰九日章義寺倦遊因解鑰拂榻寄午夢起尋北  
山椒如便輒澤寺有曰駕言東南遊午飯投僧館山  
白梅蓋長林黃柳芽短筍簪沙際來略約桑間斷如  
乙巳九月登冶城有曰欲望鍾山岑因知冶城路躋

攀隱木杪。稍記曾遊處。如雨花臺有曰盤互長于。有絕陘。并包佳麗。入江亭。如過法雲。有曰路過湖溝。八九盤。招提雪脊。隱雲端。如光宅寺有序。曰光宅梁武帝宅也。其北齊安隔淮。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其北。又曰今知光宅寺牛首正當門。如憶金陵。有曰覆舟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五龍堂。如示報寧長老。有曰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觀此諸什。當日名蹟。髡髡見之。蓋自國朝以鍾山爲陵寢。後湖爲冊庫。而拓東門城至鍾山。如青溪。湖溝。琨琨。湖遂皆

無復有跡可睹以故半山詩中所紀多歸幻化古稱桑田滄海豈不信哉

城内外諸水

留都自奉淮通行舟楫外惟運瀆與青溪古城壕可容舟猛往來耳然青溪自淮清橋入至四象橋而阻運瀆自斗門橋入西至鐵牕橋東亦至四象橋而阻以其河身原狹又民居侵占者多易爲堙塞也頃工部開濬青溪運瀆其意甚謳然此河之開塞僅城中民家利搬運耳若郊外諸湖堙塞既多秦淮源遠而

受水復衆溯秦淮之發源一自黃壠霸而東上抵句容之南門一自方山東南上抵溧水其諸水相灌注一支遶方山東面上抵彭城山一支自張山上溯金陵鎮過馬家橋抵橫山一支西抵後乾橋一支西抵陳墟橋一支自上方門外小河東歷高橋門抵滄波門郭內一支自潤子橋南上至天界寺此皆可以行舟楫者而久爲田地侵蝕遂多狹窄且易淤墊唯此諸河不通以致伏秋水漲處處梗咽蓋溧水溧陽句曲諸水惟一秦淮爲之尾間夏秋江潮盛大壅下

泛無支派分洩所以近年留都時苦水而鄉間尤甚  
正坐此耳若當事者肯慨然議爲挑濬或令傍河有  
田地者計其畝數長短幫出工值委兩縣五城官分  
程督濬功成之後不但支流分派水無氾濫之憂而  
鄉民往來搬運舟航所至所省財力無限關係國賦  
民食者當今首宜講求者當事者以身在城  
中目所不經未及區畫不能不望於爲國家計根本  
者也

守心飛行

守心住弘濟寺之法堂戒行精嚴人心翕然歸嚮之原貫閩陝人有妻子中年捨俗出家身頑而清癯余於甲申年見之時年七十許矣已抱病守木叉慈悲之意可掬也弘濟僧言守心所庋佛像曾爲鼠噬守心見而嘆曰畜生哉它豈不足而噉而殘我像耶旣夕而鼠之伏死像前者數輩法堂後山壁峭削中開一洞深數尺許因構小屋附之守心日夜趺坐其中一日命移坐具出衆莫喻其故至夜三鼓石壁忽墮其半小屋靡碎矣人以爲守心習靜久能前知戒生

定定生慧理或然也後示寂就法堂右茶毘之時西  
風方壯青烟一縷逆風而西或謂此守心往生安養  
之驗也塔於寺之傍守心道名甚著流聞掖廷兩官  
皆有經幡之賜中使親捧致之云

盛伯年

盛文學敏耕字伯年自號壺林仲文先生子也少有  
風貌博聞彊記所爲詩古文辭奕奕負雋聲嘗讀書  
永慶山房與余上下議論後同纂江寧邑志多出君  
手筆以潦倒名場不得意居恒邑邑晚乃稍進酒博

以耗其雄心。久之遂卒。弱侯先生故與君同研席。推服君不容口。爲草墓志極惋悼之致嗟乎。自國家以博士義取士。高才生困此者多矣。士之懷琬琰而就焜塵者。獨一伯年也。與哉。

傷逝

余少而嬾慢。厭造請。卽梓里交游。可屈指計。然以文心墨韻。時通往來。頗諧衿契。乃不二十年。零落殆盡矣。自薦紳以迨韋布。自長老以及行輩。存者十不二。暇日追憶逝者。不覺喟然傷焉。因以詩學詞曲書

法畫蹟四則疏列其人稍叙生平姑以異日

詩學

余伯祥孟麟

祭酒

著學士集

王元簡可大

太守

著三山彙稿

姚叔卿汝循

太守

著詩

沈孟威鳳翔

給事中

李士龍登

知縣

著詩集

顧元白顯仁

太守

周長卿元

長卿集

著詩

張孚之文暉

太守

盛伯年敏畊

文學

焦茂直尊生

貢生

有詩一卷

焦茂孝周

孝子

著有

葛雲蒸如龍

文學

有竹護齋稿

陳廷之弘世

文學

著

張玄度振英

文學

名士傳

謝文學黃鍾

文學

汪雲太鍾英

知縣

翟德孚文炳

文學

著陰符解金剛經解

何公露湛之

參議

著陳園稿

何仲雅淳之

御史

著足園稿

王爾祝堯封

太守

著學惠齋稿

馬元赤電

山人

有遊梁記

李半野世澤

文學

李惟寅言恭

臨淮侯

著青蓮閣貝葉齋二稿

柳陳父應芳

山人

流寓逼州人

朱王孫慶聚

著柳陳甫集

王德載元坤

揮使

雅娛閣集

詞曲

盛伯年敏

并小令

段虎臣文炳

文學

著小令

張治卿四維

文學有漢上閑情集今傳其雙烈記章台柳二記

黃上舍方儒

文學花軒詞小今著陌

陳盡卿所聞

文學又選南北詞記著南北記

書法

王元簡可大

行草

姚叙卿汝循

真行

余伯祥孟麟

真行

金玄子光初

舉人知縣真行

李士龍登

真行

篆小篆

羅惟一萬象

文學草書學懷素

姚封公之裔

真行學松雪

金後林殿

小楷師文徵仲

李惟禮寧儉

太學臨淮公子草書學懷素

沈孟威鳳翔

草書

焦茂直尊生

真行

張孚之文暉

真行

葛雲蒸如龍

楷書學歐陽率更

何公露湛之

行草法二王入品

何仲雅淳之

行書得晉人意

張玄度振英

李北海文學真行

李半野世澤

飛白

林乳泉景暘

文學真行

郭成也惟誠

太學朱射波真行

畫蹟

何仲雅淳之

山水蘭竹

王潛之元耀

灌幕山水

朱王孫慶聚

山水小景

胡可復宗信

山水

吳季常繼序

中書流寓休寧山水佛像

馬元赤電

山水大幅

方樵城登

水墨山木

朱元士之士

山水花卉皆有生趣而花卉尤工

象骨

萬曆乙卯仲冬工部尚書丁公興工濬古宮城河至  
內橋有象頭骨一具不知何時埋沉於下非國初  
則南唐時物也南唐此橋爲金水河不宜棄死象骨  
於內國初置象房於通濟門外有死者其骨又不  
應埋葬於此橋殆不能定其所繇也

古諸湖

金陵前誌諸湖近皆堙塞今獨後湖與莫愁湖在耳其遺址可攷者燕雀湖一名前湖今大內後一半是其地張陣湖在石頭城迎擔湖在石城後五里蘇峻湖本名白石陂在迎擔湖北穩船湖在金川門外今水門內是而陳魯南南畿志言在佛寧門外恐非三岡湖在淳化鎮關東南攝湖在攝山之側太子湖夏駕湖在丹陽鄉半湯湖卽今湯泉葛塘湖在今葛塘寺白家湖在今鳳臺門外十里其白米湖烏意湖西干湖劉陽湖白社湖三城湖婁湖梁墟湖高亭湖石

坳湖河湖笪湖銀湖白都湖類堙爲田地其名間有存者而不可攷矣

### 師法

數十年前士人多能持師道以訓弟子如李翰峯焦鏡川董伯漁趙高峯黃龍岡諸先生皆方嚴端正不爲苟合謀藝勉德彬彬有條經書性鑑歲必一過優劣勸懲肅如朝典以故士游其門文行皆有可觀主人尊敬之如神明少不合輒拂衣去其弟子亦敬而愛之卽旣貴顯老大悛悛執禮惟謹母敢慢也後或

富實之家。纔有延師之意。求託者已麇集其門。始進  
既不以正矣。既入館則一意阿徇主人之意。甘處亵  
瀆而不辭。甚且市驩於弟子。恐其間我於父兄。一切  
課督視爲戲具矣。又有一種黠者。誘其弟子。結納顯  
貴。買鬻聲名。夤緣考試。以蠱其主人。嗚呼。師法之不  
嚴。至此極矣。先入者爲之主。欲求弟子之卓然有立。  
可不慎哉。

苦節

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窮爲第一義。故昔人有云。咬得

菜根定百事可做。又云須是硬脊梁。於事始有擔荷。  
呂與叔詩曰。逢人便有求。所以百事非。吾鄉前輩如  
顧憲副璵。李憲副重。邵侍御清。皆趣操巖冷。生事蕭  
條。處人之所不堪。而皎然自好。霍尚書韜常以廢寺  
田贈李邵二公。皆峻郤之。顧公至其兄尚書餉以米  
亦謝不受也。清風素節。非古之吳隱之范史雲莫能  
臻其方矣。開國以來。士大夫風流文雅。名譽事業。故  
不乏人。得此數君子者。尤爲丘園之貴。吾於此有深  
慕焉。

禮制 七則

冠禮之不行久矣。耿恭簡公在南臺爲其猶子行冠禮議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衫絲靴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笏然冠禮文繁所用賓贊執事人數甚衆自非家有大廳事與力能辦治者未易舉行故留都士大夫家亦多沿俗行禮草草而已。

留都婚姻亦備六禮差與古異古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今留

都初締姻具禮往拜女家曰謝允次具儀曰小定將娶先期具納幣親迎之日往請曰通信納幣曰行大禮將娶前數日具儀曰催粧至日行親迎似以小定兼納采問名通信卽請期第先後不同耳古俗親迎有弄女婿弄新婦障車塔坐鞍青廬下婿却扇等禮今並無之唯婦下輿以馬鞍令步曰跨鞍花燭前導曰迎花燭彷彿舊事

婚禮古以不親迎爲議留都則婿之親迎者絕少惟姑自往迎之女家稍款以茶果婦登輿則女之母隨

送至婿家舅姑設宴款女之母富貴家歌吹徹夜至天明始歸婿隨往謝婦之父母亦款以酒而婦之廟見與見舅姑多在三日按家禮婦於第三日廟見見舅姑第四日婿乃往謁婦之父母蓋謂婦未廟見與見舅姑而婿無先見女父母之禮也此禮宜復但俗公已久四日往謝衆論駭然議於第二日晨起子率婦先廟見拜父母舅姑而後婿往婦家拜其父母庶幾得禮俗之中矣

金陵人家行聘禮行納幣禮其筭盒中用柏枝及絲

線絡葉作長串或剪綵作鴛鴦又或以糖澆成之又用膠漆丁香粘合綵絨結束或用萬年青草吉祥草相謂爲吉慶之兆攷通志婚禮後漢之俗聘禮三十物以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驩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凰合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鳥九子婦腸燧鑽凡二十八物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東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俗儀不足書按此則今俗相沿之儀物固有所自來矣酉陽雜俎言納采九事曰合驩曰嘉禾

曰阿膠曰九子蒲曰朱華曰雙石曰綿絮曰長命縷  
曰乾漆九事皆有詞各有取義

近代喪禮中有二事循俗而與古反者。沿流既久，遂難變之。其一曰服。古人遇死喪，凡應服某服者，或內親或外親人自製其所應服之服哭之。交友之知死者，知生者亦不以玄冠色衣而傷且爭，蓋哀感在心，故必變服以臨之耳。乃今自同宗外，凡應服者必喪家送布始製而服之，不送卽應服而玄其冠色，其衣者有矣，甚且喪家力不能送，共以詬厲加之而大家

復有破孝送帛之事。破孝母論何人，但入弔者卽贈以布或絹，有生平不一識面，聞名爲布而弔者矣。不知變服志哀，乃衷之旗。心既不哀，服於何有？且送而不服，尤屬無謂。至送帛，則本不爲服，直以幣帛將孝子之敬爲酬酢而已。向大鴻臚海州張公嘗言：送帛非禮，余心譴之。其一曰：奠始死而有奠記，所謂餘閣者也。成服後諸祭皆主人自爲之，其在姻友，直有赙襚，聞已耳。赙以錢帛，襚以衣服，賙以車馬，皆以助斂，與殯之事賓客至有喪者之家哭之弔之奠此物而

已奠者置也。置其物於前也。今則聘筵之禮間有行焉。賄則江南絕未聞者。乃代爲喪家致祭。屠割羊豕。崇飾菓蓏。秬粃餽餧。寓錢楮幣之類。闡塞於庭。客乃爲醉酒致敬。夫醉乃主人之事。賓客乃代而行之。知禮者謂宜於送孝上祭一切止之。惟有服者人自製而服以示哀感變常之意。其在賓客第行聘筵以助之。或貧者出力以佐其事。祭悉輟而不舉。庶使喪主人不苦於送布之紛紛。而賓客亦不爲此無益之糜費。是亦從禮從儉之一端也。

喪禮之不講甚矣。前輩士大夫如張憲副祥有期之喪，猶着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爲怪，間有守禮者，恐矯俗招尤，不敢行也。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爲儒者所詬。乃其時陳壽居喪病，使婢丸藥坐廢不仕，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余謂士大夫在官有公刺，固所不論。至里居遭喪，卽期功亦宜示稍與常異，如非公事謁有司，不變服，不赴筵會，卽赴亦不聽聲樂，不躬行賀慶禮，不先謁賓客。庶古禮猶

幾存什一於千百也

軍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卽大臣非恩賜不敢用舊時吾鄉凡有婚喪自宗勲縉紳外人家雖富厚無有用鼓吹與教坊大樂者所用惟市間鼓手與教坊之細樂而已近日則不論貴賤一槩溷用浸淫之久體統蕩然恐亦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競也

小人

隆慶中吾鄉金漢泉公官別駕歸携海上所漂小人二以方籠豢之其一老婦一男子蓋母子也長尺許

聲明晰如燕子久之子死其母哭之亦知索白布裹其首若成服者後亦死金之女爲余內兄王孝廉肖徵妻妻家多見之此前史所謂崢人又小人國海鶴可啄而食者也

息土

鮑叔帝之息壤以堙鴻水息壤者羅泌路史云息生之土長而不窮故有息名漢時臨滌地涌六里又無鹽危山土起唐江陵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丈輒復入柳子所言龍興寺地在永州地如負甕而

皆爲息壤。王襄敏公家廳事與內寢中兩楹間有  
土墳起，長可三四尺許，橫可數寸許，平之輒復如故。  
至今所甃磚石崛起，积人步，其家亦任其自然，不爲  
修治也。余嘗謂古人文字典雅，意息壤乃土之能生  
殖者，駭不合竊決壤之爲隄防，以禦鴻水。此戰國曲  
防之所由始也。以專慎自用，不聞於上，故曰盜正如  
補天之說，豈真如書所載奇詭至此哉？今觀襄敏家  
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不得不輕疑昔人之論爲妄矣。

飛盜

萬曆戊子己丑間留都有飛盜其來也不繇門竇僅  
於屋上揭瓦去様垂繻而下有盜人樓閣中物經數  
月主人猶不知者甚苦其盜而緝捕不可得後乃爲  
其僕所首其人姓周居南門之大街衣冠車從若大  
家然亦與士大夫往還夜從其家登屋步瓦上若飛  
而無聲其子尤狡黠矯捷手持尺木點地卽牆簷高  
一二丈已躍而上矣問得其情斃於獄其子竟先逸  
去終已不獲常見友人被盜處屋瓦揭動數尺而土  
灰無至地者亦是奇賊

俞道婆

宋金陵俞道婆得佛法。參鄒琊起和尚。婆賣油糍爲業。一日聞貧子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然契悟。拋油糍於市。其夫云。你顛也。婆打一掌云。非公境界。乃往鄒琊起印可之後。凡見僧便云兒兒。纔擬議便掩却門。時珣佛燈往勘之。婆見便云兒兒。珣云。孃孃。翁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踢倒云。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云。兒兒來。我惜你。則個珣竟不顧。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云。日而。

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子舌頭分只道  
得一半

### 山中白雲

友人周吉甫名暉有雋才爲諸生制義多恢奇久而不售遂棄去隱居著書蕭然有林下風所著金陵瑣事南都文獻之遺多所徵信深爲名流所許乙卯冬投余山中白雲一卷多見道之言如云清事不可着跡若衣冠必求奇古器用必求精良飲食必求異巧此乃清中之濁也又云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

醪適心知聚首偶有餘錢適書畫來售偶欲登涉適  
伴侶相約真乃快意事又云向平謂富不如貧貴不  
如賤此語尚有計較未能脫然於富貴貧賤之外又  
云對明月照止水便懷澄慮世間無心之物能使人  
亦無心也如此它如此類甚多誦之使人冷然自盛  
仲交之後便當推此君爲隱士之傑矣

吉甫佳句

吉甫春日移居詩其警句有云寂寞徒供笑烟霞不  
受嗔又云綠尊堪累月青鏡不藏年又云聞道晚知

淺○結○交○貧○覺○深○又○云○煮○荳○菸○凝○擣○彈○琴○月○到○門○又○云  
半○酣○疑○有○得○多○病○掩○無○能○又○云○酒○醒○雙○燕○語○病○起○亂  
花○飛○又○云○嘯○月○野○情○淡○眠○雲○春○夢○寒○此○等○句○置○之○錢  
劉○集中○不○復○可○辨○吉○甫○又○常○曰○文○章○詩○句○貴○有○山○林  
氣○讀○其○詩○殆○無○媿○斯○言○矣○

### 服飾

留都婦女衣飾，在三十年前猶十餘年一變。邇年以來，不及二三歲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短，花鉢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鬢髮之飾，履綦之工，無

不變易當其時衆以爲妍及變而嚮之所妍未有見之不掩口者宋周輝清波雜志言輝自提孩兒婦女裝束數歲卽一變又趙彥衛雲麓漫抄載清微子服飾變古錄尤備乃知國家全盛之日風俗類然然變易旣多措辦彌廣人家物力大半銷耗因之有如宋仁廟之禁銷金真珠白角長冠子亦輓回靡俗之一助也服舍違式本朝律禁甚明大明令所著最爲嚴備今法久就弛士大夫間有議及申明不以爲迂則羣起而姍之矣可爲太息

王荊公墓

志稱荆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經過。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墳者。此可以知荆公墓地所在。又因以知宋時士夫行役亦駐止於僧寺。與今正相似也。

石城

南都城圍九十里。高堅甲於海內。自通濟門起至三

山門止一段尤爲屹然。聚寶門左右皆巨石砌至頂。  
高數丈。吾行天下未見有堅厚若此者也。陸游老學  
菴筆記言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爲險。  
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  
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按志言國初  
拓都城自通濟門東轉北而西至定淮門皆新築通  
濟門以西至清涼門皆仍舊址。然則前所言堅固巨  
石者當猶是景之遺植也。

邵圃老卒

宋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  
酷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  
項繫念珠元老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元老異之  
呼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  
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福  
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覲公惠耳元老曰能  
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  
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旣歸與内人劉議之劉  
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柰

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元老大悽惋○數月感疾遂卒○此墨莊漫錄所載○近郡邑志紀方外異人都不之及○此卒內韞至丹外挫廉而藏名○真古之有道者歟○

王逢原鍾山詩

王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詩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仰躋蒼厓巔○俯視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非

我輩所及，遂閣筆。東坡賦鍾山詩，荆公亦依韻和之。  
而謂其峯多巧障日江遠，若浮天之句爲非人所及。  
至指案上研與東坡聯句，纔見坡翁巧匠琢山骨一  
語，遽爾輟吟。此不獨見古人服善之勇，亦是善用其  
長處。勍敵在前，務攻其堅，用兵者所忌也。

### 掘河得甲

萬曆戊戌改造文德石橋，掘橋洞下土，得舊環子甲  
二領。今丙辰大司空丁公濬秦淮河，於此處又得環  
子甲一領，銅鍾一口。意是當年戰爭時，墮水中者。今

名媛詩歸  
卷之九  
三十四  
挖掘始復出。然它處俱無所得。獨此橋下數見之。不知何也。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余家右童子巷丙辰五月初六日因濬溝掘地得斷碑一片其一面上有字言是曹仲元畫山水人物樹木有樵夫擔柴柴上懸一小籠籠中有雀又有擔衣篋前行而後有駕牛車者又有岸晒漁網小舟橫於水中最爲精妙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人物門妙品有仲元言仲元建康豐城人少學吳生攻畫佛及

鬼神任南康李璟爲待詔仲元凡命意搦管能奪吳  
生意思時人器之仲元後頓棄吳法自立一格而落  
墨緻細傳彩明澤璟嘗命仲元畫寶公石壁冠絕當  
時故江介遠近佛廟神祠尤多筆跡今此固其一也  
其一面爲武洞清筆畫有優曇樹下立一峯石前一  
古佛手持經卷止一半身其餘缺壞矣按洞清乃武  
唐子米芾畫史稱其作佛像羅漢善戰掣筆作髭髮  
尤工天人畫壁髮彩全動然絹素動以粉點眼久皆  
先落使人惜之洞清亦南唐人也二子遺蹟世無存

者今乃從地中斷石得之豈非畫史中一段嘉話耶  
曹畫所題字不在上亦不在下畫脚與字脚相對刻  
之今代亦無此式也

無盡頌古

張無盡在江寧府戒壇院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叅馬  
祖因緣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忽投卷曰審如此言  
臨濟豈得有今日也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聲入  
髑髏三日聾黃蘖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嘗  
舉似平和尚平後致書與無盡曰去夏閱臨濟宗派

深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乃求前領稿無盡再以領寄之云吐舌耳聾師已曉撓胸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裡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時大觀三年也

腰玉四人

南京文臣官一品繫玉帶者惟太子太保王襄敏公以旂一人而已又王公敞正德中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亦以管理戎政賜蟒衣賜玉帶又公爲給事中時與前倪尚書謙今朱宗伯之蕃皆以使朝鮮賜一品服計二百四十餘年南都之得繫玉者生前惟四

卷之三  
公而已

公孤

南都文臣未有生而官公孤者。在親臣中則有之。惟上元人王源以純皇后兄正德中以瑞安侯加太保又加太傅。源弟清弘治中以崇善伯加太保。江寧人方承裕以孝烈皇后弟嘉靖中嗣安平伯加太子太保又加少保。若東宮孤卿在親臣中則上元人夏儒以毅皇后父嘉靖中以慶陽伯加太子太保。在文臣中惟王公以蓆以兵部尚書總督三邊加太子少

保又加太子太保倪公岳以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王公敵以兵部尚書周公金以南戶部尚書梁公材  
以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而已其贈官惟前王源贈  
太師倪公岳王公以旂贈少保王公敵周公金梁公  
材贈太子太保倪公謙以禮部尚書童公軒以南禮  
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諸寺奇物

八則

寶光寺有西域來貝多婆力叉經長可六七寸廣半  
之葉如網猶竹筍殼而柔膩如芭蕉梵典言貝多出

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彫其葉可寫字貝多婆  
力叉此翻葉樹也經字大如小赤豆旁行蠕蠕如蟲  
豸不識其爲何經也外以二木片夾之其木如杉而  
紋細緻可愛南都諸寺中僅有此經而已記又言此  
貝葉經保護可六七百年

祖堂幽棲寺有歷代祖師像黃貞甫膳部命工臨摹  
載歸天竺供養

牛首弘覺寺禪堂有丹竈投以薪火風自內生甚熾  
烈須臾熒然如去薪火卽止

靜海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攜至每夏間張掛都人士女競往觀之

方山定林寺有乳鍾卽所稱景陽鍾也鍾有一百八乳乳乳異聲故名乳鍾又有象皮鼓云是象皮所鞔者

天界寺有佛一石闊寸長倍寸之五萬曆中僧人真淳獻之尚書五臺陸公公因其金函檀龕盛之迎供於寺之毘盧閣牙得之天台山中

永慶寺有古藏經板刻工雅紙色古澹非宋刊則元

刊也較今南藏本稍低而狹以木函函之今俱爲人所竊去無復存矣

靈谷寺有寶誌公遺法被四面繡諸天神像中繡十三天昆仑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濶如之齊梁時物

仁宗皇帝御筆

院判蔣恭靖公用文家藏寶翰一巨冊乃恭靖在太醫院時仁宗皇帝居東宮示病瘡取藥御筆也字真行相間彷彿趙松雪體而圓熟秀勁中有正字號

順字號親字號所患云云似是官掖中人不直言故密以字號言其病耳前書後有年月用硃筆押押字形爲冕多用印章曰東宮圖書曰東宮之記曰大本之堂曰肅清精密曰謙光曰緝熙曰中和小印曰印完又一圓印徑可寸許內作雙龍形篆而書語溫厚款尚藹然家人父子然使人感動當時君臣之間親洽如此自後九閨日高卽臺閣大臣得此以爲異典矣

御筆藥方

仁宗皇帝與恭靖札其一馬烏肝丸馬鳴肝卽晚歸沙五月收者揀淨炒至烟起用半斤大草烏二兩入灰火內逼烈取出用布袋打去皮尖右二味爲細末酸醋煮糊丸如梧桐子大其一下元似利不行裏急下墜大便後肛口如火悶塞痛楚煎服秦艽當歸湯而愈其一阿魏丸沉香一兩木香二兩砂仁二兩白芷蔻一兩三稜二兩蓬朮二兩青皮二兩陳皮二兩香附子二兩蘿蔔子一兩炒紫蘇子一兩桃仁一兩炒黃連二兩吳茱萸二兩湯泡同炒去茱萸阿魏六

錢醋煮右爲末麪糊爲丸如梧桐子大

佛面竹投壺

嘗同卜六兄鼎吉之華嚴寺。寺有僧度一投壺。其座高三尺餘。上以竹爲壺。竹徑可三寸。上下如一。而節紋皆斜抱而尖上。與恒竹弗類。問其何名。曰此佛面竹也。壺乃江右一王府中物。又有蟠松二株。榦形正赤。而翠葉如針。葱青可愛。

沈氏鴨

友人沈之間虎林人流寓南都。家於驍騎倉之傍。家客座贅語

卷九

三十

畜二鴨蓋雌雄也一日家將烹其雄豫以籠罩之雌卽旋繞其籠逐之不去飼之食弗食也已殺其雄以沸湯燂之其雌忽哀鳴舉身投沸湯盆中宛頸而死沈君憐而不忍食遂同瘞於竹園地中其家從此斷鴨不入庖矣此與前記所載義雁投釜中事政同

趙徐二公

國初駙馬都尉趙公輝年九十餘而卒所畜姬妾百餘人嘉靖中魏國徐公鵬舉年七十餘而卒所畜姬妾亦七十餘人獻徵錄載趙公老而彊健有得於內

養之術人傳趙公以婦女月水爲餌采鍊有法或言不待鍊也取未孕婦人者以糕糝而吞之徐公每夜以紅棗數十枚令姬妾口含過夜煮食之嗽棗法嘗聞於方家至春月水則自未有言者頃雲間李生中梓作本草藥性解始列於書而亦言性味主治舊所不載此又下於紅鈔而尤穢濁不知于駐顏養命之道何居也

塔影

塔影無不倒者牛首山之塔影在禪堂西夾室閭雙

屏觀之影於縫中倒現玲瓏可覩永慶寺之塔影在殿左伽藍小殿牕櫺中倒現其闌楯皆歷然二室皆向東一寺之房無數獨現於此何也大報恩寺之塔影在城內油房巷塘中舊鐵塔寺之塔影在候駕橋方氏塘中其影亦倒凡物之影透在幌中必與其形相違塔本正也而影倒卽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幌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正同一理耳走馬燈之影不平行如內燈左旋則影必先從右上角而下至中稍低又漸高至左上角而去右旋亦然且一燈四面六

面無不然此等理自在目前思之遽未得其解乃知天下之道卑而高近而遠於此可玩也沈存中筆談論窓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牕所束皆倒垂焉飛與影在隙中亦然其理亦未暢陸務觀筆記亦言此未易以理推也

俚曲

里街童孺婦媼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傍粧臺駐雲飛  
要孩兒皂羅袍醉太平西江月諸小令其後益以河  
西六娘子鬧五更羅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調

有數落已爲淫靡矣後又有桐城歌掛枝兒乾荷葉打棗子等雖音節皆倣前譜而其語益爲淫靡其音亦如之視桑間濮上之音又不翅相去千里誨淫導惑亦非盛世所宜有也

### 戲劇

南都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謌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箏篋琵琶三絃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

跳隊子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祇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益爲悽惋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爲弋陽一爲海鹽弋陽則錯用鄉語四方士客喜聞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後則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崑山腔海鹽又爲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熏心房之精靡然從好見海鹽等腔已自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簎擊缶甚且厭而唾之矣

酒三則

新志載金陵酒以水之佳釀而得名。唐詩言十斛金  
陵春者是也。元時每歲路供滿殿香麴而自余所耳  
目市酤所有惟老壘酒色重味濃如隔宿調茶稍以  
灰澄之使清曰細酒其味苦硬不堪三嚼又下則重  
陽後市店皆置帘開清酤之曰黃酒純以蘆灰署之  
差比於壓茅柴而已士大夫所用惟金華酒味甘而  
帶苦多飲之拋脊不可耐後始有市蘇之三白酒者  
迄今宴會消用之味殊辣而使人渴且眩或云其麴

以藥糁之使勿敗又云瓶以烏頭或人言拭口方可致遠理或然也慶曆間士大夫家間有開局造酒者前此如王虛牕之真一徐啟東之鳳泉烏龍潭朱氏之荷花王藩幕澄宇之露華清施太學鳳鳴之靠壁清皆名佳醞近日益多造者且善自標置如齊伯修王孫之芙蓉露吳遠菴太學之玉膏趙鹿岩縣尉之浸米白心麌之石乳馬蘭嶼之瑤酥武上舍之仙杏清鍾陽之上尊胡養初之倉泉周似鳳之玉液張雲治之玉華黃膽雲之松醪蔣我涵之瓊珠朱葵赤之

蘭英陳撥柴之銀光陳印麓之金英班嘉祐之蒲桃  
仲仰泉之柏梁露張一鶚之珍珠露孟毓醇之鬱金  
香何不顯之玄酒徐公子之翠濤內府之八功泉香  
鋪營之玄璧又有號菊英者蘭花者仙掌露者金盤  
露者薔薇露者荷盤露者金莖露者竹葉清者大槩  
以色味香名之多爲冠絕於是市賈所酷僅以供閭  
閻轟飲之用而學士大夫無復有索而酷之者矣

余性不善飲每舉不能盡三小琰乃見酒輒喜聞佳  
酒輒大喜計生平所嘗若大內之滿殿香大官之內

法酒京師之黃米酒。薊州之薏苡酒。永平之桑落酒。  
易州之易酒。滄州之滄酒。大名之刀酒。焦酒濟南之  
秋露白酒。泰和之泰酒。麻姑之神功泉酒。蘭谿之金  
盤露酒。紹興之荳酒。粵西之桑寄生酒。粵東之荔枝  
酒。汾州之羊羔酒。淮安之荳酒。苦蒿酒。高郵之五加  
皮酒。揚州之雪酒。豨莶酒。無錫之華氏蕩口酒。何氏  
松花酒。多色味冠絕者。若市酤浦口之金酒。蘇州之  
堤酒。三白酒。揚州之蜜淋酒。江陰之細酒。徽州之  
白酒。句曲之雙投酒。皆品在下中。內蘇之三白。徽之

白酒間有佳者其他色味俱不宜入杯勺矣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關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棗酒博羅之桂酒余皆未見說者謂近日湖州南潯所釀當爲吳越第一若四川之咂麻酒勿飲可也

四夷入國朝來所聞釀酒朝鮮以粳爲酒女直嚼米爲酒韃靼別部安定阿端二衛以馬乳釀酒占城以椰子爲酒淳泥亦以椰子爲酒拂菻國以蒲桃釀酒緬甸有樹頭酒惟暹羅以粳爲酒王弇州聞之人言

此爲四夷第一于闐國有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  
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

### 茶品

金陵舊無茶樹惟攝山之棲霞寺牛首之弘覺寺吉  
山之小菴各有數十株其主僧亦采而薦客然炒法  
不如吳中味多辛而辣點之似椒湯故不勝也而五  
方茶品至者頗多士大夫有陸羽之好者不煩種藝  
坐享清供誠爲快事稍紀其目如吳門之虎丘天池  
嶺之廟後明月峽宜興之青葉雀舌蜂翅越之龍井

顧渚日鑄天台六安之先春松蘿之上方秋露白閨之武夷寶慶之貢茶歲不乏至能兼而有之亦何減孫承祐之小有四海哉

魚品

江東魚國也爲人所珍自鮆魚刀鰣河狹外有鯉青黑色有金光隱閃大者貴有鱠似鯉而身狹長鱗小而稍黑有青魚類鱠而鱗微細有鰻巨口細鱗蘇子所謂狀似松江之鱠者也鬚利如錐肉緊而無刺類蟹螯有白魚身窄而長鱗細白肉甚美而不韌有鰔

小頭身橫視之圓如盤而側甚薄大者曰鱈腹脊多  
腴有鱗身圓如竹頭尖而喙長俗所名火筍觜也善  
啗諸魚而品下有鱈鼻長與身等口隱其下身骨脆  
美可啗爲鰐良其腮曰玉梭衣有鱗身似鱈而色純  
黑頭有七星俗曰烏魚道家忌食之其性耐久埋土  
中數月不死得水復活有鯛頭微扁而身青白色無  
鱗尾無岐肉最肥張志和詩桃華流水鱖魚肥卽此  
第此魚惟秋爲美俗曰菊華鯛有鮎頭扁而口哆濶  
身黃黑白錯尾如鯛小者曰汪刺有鯛水中自產爲

野魚以後湖者良性獨屬土有鰱頭巨而身微類鱈  
鱗細肉頗膩江南人家塘池中多種之歲可長尺許  
俗曰此家魚也有青白二種大者頭多腴爲上味有  
麪條魚身狹而長不踰數寸銀魚之大者也裹以麵  
糊油燂而薦之又有黃鱠鰻鱺皆以魚名其形質實  
一蛇別爲一族與蝦蟹同

### 果木移植

撤攬椰子榧子楊梅皆南果也榧子移此活矣而不  
華實椰子發芽出子端可二尺許經冬則萎撤攬嘗

有核墮地出小樹可三四丈具有枝葉而竟不育楊梅自光福去金陵僅五百里移植多不活今楊梅園有數株供太廟薦新者時萎輒移吳種易之所結實去本地形味不翅相懸也杜鵑末利佛桑蘭花皆南花也末利蘭花出閩與虔去此遠此土人善護視過冬壽可四五年而蘭倍之杜鵑佛桑僅當年開花從未有能過冬者頻婆石榴蒲桃北果也石榴蒲桃移此地鮮不活者第結實數年後則與此地所產无異頻婆近人家間有植者所結子香味差其而色異

形不逮也。繇此觀之，以北就南則生，以南就北則死。理固應爾。然宋艮岳種荔枝，結實微。宗曾以賜近臣，今以南之李，齊種於寶坻三河，所結實形大而肉香，脆，反喻於南土者，物之變化亦叵定也。

紀蟲二則

南都呼小蟲曰蜘蛛，曰秋娘，曰蝴蝶，曰蜻蜓，曰梁山伯，曰橘蠶，蛾曰金絲麻藍，曰黑老婆，曰紅姑娘，曰豆娘子，曰白蛱蝶，曰黃蛱蝶，曰促織，曰紡車婆，曰都了，曰蜜蜂，曰細腰蜂，曰壺峰，曰牽牛郎，曰野蠶，蛾曰撲。

燈蛾曰叩頭蟲曰樟木蟲曰飛蜓曰蝗曰螻蛄曰蟬  
蠅曰斑蝥曰叫蛛蜂曰小青蠍蜂曰土蠍蜂曰菊虎  
曰蠅曰蠶曰牛蠅曰狗蠅曰螢曰蟻蠓曰米牛子  
蟲之在木者曰蠹在地者曰螬曰螟曰蟻端俗曰駱  
駝在水中者曰蜞又曰蛭俗曰馬蝗曰打拳蟲曰水  
乾蠅在水面者曰寫字蟲曰剪刀姑姑在屋壁者曰  
蠅蠅曰蠍虎曰壁蠍子曰蓑衣蟲曰蠼螋曰蚰蜒又  
曰蠍蠍曰螭虎曰壁蠍子曰蓑衣蟲曰蠼螋曰蚰蜒又  
曰蠍蠍曰螭虎曰壁蠍子曰蓑衣蟲曰蠼螋曰蚰蜒又

蠅蠅一曰鼠婦在壁上捕蠅曰蠅虎在人身衣縫曰  
蟲在地與床嚙人曰虼蚤在廁曰蛆